

— *Gefahrts Abenteuerzug de erica* —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凡尔纳

— *Fan erica zhu* —



凡尔纳海洋三部曲的第一部

一对新婚夫妇，一对船长的儿女。一个漂流瓶将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次伟大的航行，一条感人的寻父之路，一场危机四伏的冒险，一部伟大的科幻小说。

序言

小说故事发生在 1864 年，讲述了游船“邓肯号”的船主格里那凡爵士在一次偶然当中，得到了两年前遇险失踪的苏格兰航海家格兰特船长的线索。为了搭救落难的格兰特船长，格里那凡爵士自行组织旅行队，带着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起踏上了寻找格兰特船长的旅程。

整部小说跌宕起伏，情节引人入胜，同时具有科幻小说和探险小说的特征，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感染着读者，展现了苏格兰民族的精神。

目录

序言.....	2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5
奇怪的瓶子.....	5
寻找失踪者.....	7
游艇陌生人.....	11
身陷地震中.....	15
土著神枪手.....	18
草原红狼.....	21
逃上大树.....	24
降服海浪.....	25
向导与海盗.....	27
牛马猝死.....	30
九死一生.....	33
测量子午线.....	36
橘子河畔.....	36
美妙旅行.....	40
水陆并用.....	43
关于子午线.....	45
拉塔寇镇.....	47
内部危机.....	49
初战告捷.....	52
二十四度子午线.....	56
流动村庄.....	58

超级猎杀.....	63
搜救帕兰德.....	66
默里的爱好.....	72
幸运的大火.....	77
宣战.....	82
赌注.....	86
羚羊的皮囊.....	90
困难重重.....	94
沙漠之旅.....	100
测量的命运.....	105
绝处逢生.....	110
最后激战.....	115
帕兰德生气了.....	119
最后的决裂.....	125
幽灵.....	128
从格让岛到阿卡普尔科.....	128
从阿卡普尔科到西格朗.....	133
从西格朗到塔斯科.....	135
从塔斯科到库埃纳瓦卡.....	137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奇怪的瓶子

英国豪华游艇邓肯号在苍茫的大海上乘风破浪，船起浪伏，片刻之间，伦敦港口已近在眼前。

这个时候，船主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出色的会员，他正和他的夫人海伦、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端坐在安全舒适的船舱里，欣赏着气势磅礴的海风狂浪。

豪华公爵游艇邓肯号一如既往地勇冲向前。这时，船长孟格尔在望远镜中突然看见前方不远处窜出了一条凶猛的大鲨鱼。警笛奏响，一个魁梧的水手快速地将一个系着块腌肉的大鱼钩沿船舷投向海中。

大鲨鱼出现在前方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整艘游艇。年过三十的格里那凡爵士一脸严肃地走在人群之前，俨然一副领袖人物的模样。麦克那布斯少校步伐沉稳，神情威严，他已经五十过头了，皱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额头上。海伦内心激动，眼神闪烁。她在屏声敛气地观看大海捕鲨的情景。

大鲨鱼靠近腌肉，张口吞入腹中，正要抽身离去，大力水手抓住时机，双臂一扯，大鲨鱼立时被大力水手生生拽住，内脏被钩，想逃也逃不掉了。只听哗的一声，鲨鱼破水而出，一头撞在船舷上，额部受伤流血，大力水手不敢怠慢，大喝一声，使力回拖，受了重伤的大鲨鱼尾下头上地被拖到船甲板上。这时，只听咔嚓一声，手起斧落，那条对人构成极大威胁的尾巴被另一个大力水手手持利斧砍断了。大力水手按住鲨鱼的腹部，哧的一声脆响，鲨鱼的肚子被剖开了。令人惊奇的是，水手从鲨鱼肚中掏出了一个灰白色的罐子。

格里那凡爵士立刻看出了那个罐子是一个漂流瓶。他和孟格尔船长以及麦克那布斯对此十分敏感。他们知道，漂流瓶的出现就预示着一些可怜的人们不幸地遭遇了惊心动魄的海难。

罐子周围已经被乱七八糟的海上垃圾紧紧缠住了。显然，这个罐子在大海上漂泊有一段时间了。麦克那布斯眉头一皱，马上脱口而出：“这绝对是只法国香槟酒瓶！”

孟格尔船长并没有闲着，他找来了一把铁锤。口当啷一声响后，瓶子被打碎了。几张折叠好的纸立刻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可能是瓶塞没塞紧吧，渗透进去的海水盐渍使它们粘合在一起。格里那凡谨慎地揭开了纸张，这是三张大小相同的写过字的纸。此时此刻，纸张上有好多字母都已模糊不清，有的甚至消失了。格里那凡拿到手上，照着阳光，一遍遍地从头至尾，又从尾到头，反反复复细看了许多遍，最后才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这是三份用不同文字写下的内容一样的文件。”

麦克那布斯凑近格里那凡，认真严肃地观看了一番。他说：“嗯，有一份是英文，有一份是法文，另外一份极有可能是德文！”

漂亮的海伦兴致勃勃地问：“哦，都写了些什么？”海伦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三张纸。

“我们应刻有能力有办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里那凡微笑了一下。

孟格尔船长精通德文，他今年才 30 岁，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格里那凡、孟格尔、麦克那布斯三人鼎力合作，他们拼拼凑凑，你翻译一句，他弄懂一词，终于拼凑出了这三份文件所表达的意思：

1862 年 6 月 27 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在格拉斯哥沉没，沉没地点：哥尼亚南半球，经度 37 度 11 分。幸存船长和两名水手，上陆后被土著人俘虏，请救援，否则必死！

格里那凡转身对海伦说：“今天是 1864 年 7 月 26 日，就是说，差不多在两年前，格拉斯哥港的一艘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在海上遇难了，船长和两名水手在南纬 37 度过 11 分处将这个文件装进漂流瓶中，请求发现者设法救援他们。”

对文件中的一些字词，海伦和麦克那布斯还在考证查据着，例如“哥尼亚”（gonie），“到达”（abor），“野蛮的…印第”（cruelsindiens）——“野蛮的印第安人”等一些有头没尾，模棱两可的词句。他们一致认为，“哥尼亚”是指正好被南纬 37 度线掠过的阿根廷南部“巴塔哥尼亚”（patagonie）。孟格尔立刻从一大包 1862 年商船日报中费了很大劲儿找出了 1862 年商船日报的消息：“喔，很清楚了，1862 年 5 月 30 日，秘鲁的卡亚俄商埠，满载货物，驶往格拉斯哥港。船名正是“不列颠尼亚号”，船长格兰特！”

格里那凡马上接口：“原来是他，苏格兰人格兰特呀！我听说过他的名字，在英国商船会员中名气挺大的。”

这份文件所描述的场景已经非常清晰了，惟一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文件中描述的纬度问题

了。格里那凡爵士拿起笔，立刻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写下了一些字，麦克那布斯上校迅速瞥了一眼，最后把纸递给海伦。海伦全神贯注地看起来：

1862年6月27日，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隶属格拉斯哥港，沉没于近巴塔哥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因为急于逃生，船长格兰特和两名水手逃上了大陆，被野蛮的印第安人俘虏了。情急之中抛下此文件于经度37°11'处，请求救援，不然，必死无疑！

“喔，上帝！整整长达两年之久，不幸的幸存者，不知道他们还活没活在这个世上。他们的家人望穿秋水也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啊！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海伦伤心地说。

格里那凡说：“我们不会撒手不管这件事的，因为我们都有良知，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返航，我要去找海军大臣。”

当豪华的邓肯号返航进港时，夕阳的最后一丝光彩已经把宽阔的海面抹得有些淡黄了。

寻找失踪者

不久，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发行量最大的《泰晤士报》刊发了一则启事：

“如果有人想知道格拉斯哥港的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先生的消息，请和格里那凡爵士联系。地址是：苏格兰，丹顿郡，玛考姆府。”

玛考姆府是一座古老的贵族庄园，居住在这里的是格里那凡爵士家族，格里那凡家族和周围街坊邻居一直和睦相处。格里那凡家族时常救济贫苦的街坊邻居，在当地名望极高，非常受人尊敬。

刊发启事的当天傍晚，有两个不辞劳苦的人来到玛考姆府，叩求拜访格里那凡爵士。

海伦一直担心着这件事情，她希望有一个好结局。她亲爱的夫君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在《泰晤士报》上刊出启事后，就赶往英国海军大臣府邸请求支持，她一直在等待好消息，但是爱德华至今未归。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她是著名地理学家威廉·塔夫内尔的女儿，她父亲在探险中不幸遇难，她真心诚意祈祷上帝不要轻易夺走别人宝贵的生命。

玛考姆府的管家把访客请入客厅。海伦接待了他们。

访客是一男一女，男的年龄比女的小，似乎是姐弟俩。姐姐穿得大方得体，美丽的双眸略显浮肿，显然是痛哭所致；弟弟十岁上下左右，幼稚的脸庞显出忧虑和不安。

“格里那凡夫人，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玛丽·格兰特，他是我的弟弟罗伯尔。我们是看了《泰晤士报》上刊出的启事才赶来询问的。虽然现在格里那凡爵士先生不在家中，但是我们的心情你是能够理解的，快告诉我们格兰特船长的下落吧！”

“喔，上帝保佑！你们是格兰特船长的孩子？太好了！上帝保佑你们，孩子们！”海伦起身离座，拉住他们姐弟俩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他们的头发。她轻声对他们说：“我马上要告诉你们的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但是希望依然存在着。”

“格里那凡夫人，我父亲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您直说了吧！我们很坚强的。”玛丽咬紧嘴唇说道。

于是，海伦向格兰特姐弟俩讲述了藏在漂流瓶中的3张纸以及模糊不清、残剩仅余的文字等等。最后说：“格兰特船长大概是在巴塔哥尼亚附近的海湾遇难的。他和两个水手设法上了岸，这就是那个漂流瓶里的求救信所透露给我们的讯息。”

“格里那凡夫人，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那份求救文件以及那个漂流瓶？”

“对不起，暂时不能。我丈夫已经把它们带到了伦敦，想请海军部出力救援落难的格兰特船长，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你们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你们令我十分感动。让我们一起共用晚饭吧。我丈夫会为你们带回好消息的，假如你们不急着去办其它事，就在我家住上几天吧。愿上帝保佑你们！”

格兰特姐弟俩推辞不掉海伦的真诚盛邀，再说他们也不愿空手而归，要知道，他们一直放心不下他们那可怜的父亲。所以他们答应了。

用完晚饭后，玛丽非常直率地向格里那凡夫人讲述了父亲的生平：

哈利·格兰特生于苏格兰柏恩郡，一直受着良好的教育。长大后首先做了水手，然后当了大副，渐渐地掌握了航海技能，最后当了船长。在数次远航中，他在航海和经商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的妻子生下罗伯尔后就去世了。他痛不欲生，于是就把出海远航当作了一生的奋斗目标。他的民族兴衰意识很强，他一直想在海外寻找一个新大陆，真心诚意希望苏格兰人能够富足强大。他把全部积蓄都贡献给了苏格兰民族。在苏格兰同胞的赞助之下，他终于在1861年聘任了一些船员，驾驶着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驶向了太平洋。他要去寻找新大陆，临行前，他拜托一位年老的堂姐照顾他的儿女。

1861年，玛丽才14岁。她非常思念他的父亲，她一直关注着商船日报，她只能从报上获知父亲的情况。自从1862年5月，不列颠尼亚号驶出秘鲁的卡亚俄港口，她就再也得不到有关父亲的任何情况了。恰恰在这个时候，照顾他们的堂姑妈病故了，姐弟俩悲惨地沦为了孤儿。

玛丽坚强地担负起生活的重荷，她性格坚毅，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艰辛地抚育着幼小的弟弟罗伯尔。姐弟俩相依为命。虽然生活如此不幸如此坎坷，但是，她寻找父亲的信念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她四处打听消息，但父亲似乎是一去不复返。她不敢相信格兰特船长也就是她父亲已失踪或遇难身亡。《泰晤士报》上刊发的启事使她看到了希望。她不敢耽搁，立刻带着弟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玛考姆府。

玛丽的不幸令格里那凡夫人非常感动，她暗庆自己适才给了玛丽姐弟新的希望，她没有说出格兰特船长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她也只知道格兰特船长在大海上遇难了，海难之后的具体情况她跟玛丽姐弟一样，也是一无所知。她多么希望格兰特船长还活在这个世上啊，因为，她不愿看到玛丽姐弟成为真正的孤儿。

第二天清晨，一阵由远及近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格里那凡爵士一夜未眠，从伦敦急忙回到了玛考姆府。格里那凡夫人和麦克那布斯少校都起得很早，他们坚信，格里那凡爵士会从伦敦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一听到清晰而又熟悉的马蹄声，格里那凡夫人就知道是格里那凡爵士回来了。他们快步走出了府门。

风尘仆仆的格里那凡爵士一脸倦色，他拥抱了迎向他的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

麦克那布斯少校从他那一脸倦色中看到了格里那凡爵士的内心无奈。事情肯定不妙，麦克那布斯这样想。

格里那凡夫人在拥抱丈夫的那一瞬间，也知道到了事情遇到了困难，但是她还是问道：“怎么样了，爱德华？”

格里那凡爵士无奈地叹了口气：“哼！海军部那伙人根本就没有同情心，他们不愿意为这件事情作出任何的援助，他们认为漂流瓶中的求救信字迹模糊，分辨不清，时间相隔太久，这是一件大海捞针的工作。到头来，也是空忙一场。喔，格兰特船长！”

“不，不！我悲惨的父亲呐！”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号之后，格里那凡爵士突然看到一个小姑娘向自己跪下了——格里那凡夫人和麦克那布斯上校只顾着询问格里那凡爵士，却疏忽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姐弟俩起得比格里那凡夫人还早，他们睡不着，一直忐忑不安地在庄园里散步。他们恰好听到了格里那凡爵士无奈的叙述。

格里那凡爵士吃惊不小，立刻双手扶起了可怜的玛丽。格里那凡夫人马上向丈夫介绍了玛丽姐弟。格里那凡爵士连声说：“很抱歉，玛丽小姐，真没想到……”

玛丽姐弟幽怨哀苦的声音缠绕在庄园周围，格里那凡夫妇及其他人的心情也很沉重。

过了一会儿，坚强的玛丽强忍巨痛擦去眼泪，拜谢了格里那凡爵士夫妇，牵着同样悲伤的罗伯尔，往门口走去。

就在玛丽姐弟走到门口的时候，格里那凡夫人胸口一热，激动地说道：“孩子，请稍等片刻，我有话要对你们讲。”

她深情地望着格里那凡爵士，同情的泪水顺颊而下，她的声音哽咽地说：“假如，格兰特船长当时写下求救信装入漂流瓶中是把自己的生死交给了上帝，那么，我们这些打开漂流瓶子的人就是上帝特派的营救者。亲爱的爱德华，我明白你制造豪华的邓肯号是想带我去游览观光，为的是，希望我每天快快乐乐。眼前的事情告诉了我，去拯救一个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人，取得最后胜利获得的快乐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最美好的快乐！亲爱的爱德华，不能再耽搁了，让我们乘邓肯号去寻找濒临死亡的格兰特船长吧！”

海伦的声音很轻，周围的人都听到了，他们不仅听到了，而且还听得很仔细。有声的表达，无声的感动。格里那凡爵士欣慰地抱住了他美丽而善良的妻子。

因为格里那凡爵士的豪华游艇邓肯号要出海仗义救人，所以格拉斯哥港口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们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排水量高达 21 吨的邓肯号是一艘英国游艇族中数一数二的游艇，它装有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马力十足，比狂风还快。邓肯号拥有首桅和主桅，它可以任意张开调整主帆，它还拥有梯形帆、小前帆、小顶帆、槓头帆等一系列普通帆船所拥有的风帆，风力有多大，航行的动力就有多大。

孟格尔船长为这次远程航行费尽脑汁，在他的安排和指挥下，游艇作了一番增添。孟格尔船长以及他的手下群策群力，为此次远航人员，为格里那凡爵士夫妇、格兰特姐弟、麦克那布斯少校切身着想，对他们照顾得十分周到，安排得非常贴心。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对此感到十分满意。

孟格尔船长将格里那凡爵士庄园的 24 名子弟全部安排到下层平舱住宿。庄园子弟们对格里那凡爵士忠诚不二，尽心尽职；他们尤擅格斗，善使武器，是此次远航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的卫士。船员们都配置了防身兵器，在船的甲板上还安置了一尊活旋转大炮，以防意外之祸，以御突发之难。

这样豪华、功能齐全的邓肯号令人们大开了眼界，众口称妙，拍手赞好。连港口内紧挨着邓肯号停泊的大型汽船苏格提亚号船长伯尔冬也用羡慕的眼光久久凝望着邓肯号。

8 月 24 日晚上，已在船舱中安置停当的格里那凡爵士夫妇、麦克那布斯少校、玛丽姐弟、奥比内夫妇及全体船员，一齐离开了邓肯号，往格拉斯哥教堂走去，他们要为自己这次远行进行祈祷。回到邓肯号，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11 点整。

游艇陌生人

第二天凌晨3点钟，随着一阵汽笛轰鸣，豪华游艇邓肯号载着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以及他们的豪迈深情，向大西洋驶去。

大海的狂风巨浪猛烈地拍击着邓肯号，黎明时分，海水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玛丽跟着格里那凡夫人走到甲板上观看海上日出。格里那凡爵士和麦克那布斯起得更早。此时，他们正面朝大海，伸开双臂，迎着海风感受大海的博大胸怀。罗伯尔顽皮地扯住帆索，猿身直上，霎时便攀到桅杆高顶。他正在刻苦适应大海的脾气。

惊鸿一瞥，海上日出结束，大家又转回到船舱里去。惟一留下的是，正在凝神抽着雪茄烟的麦克那布斯少校，他似乎余兴未尽。就在这时，舷梯上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少校回头一望，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麦克那布斯心里吃惊不小，但没有溢露于言表，他仔细地打量了陌生人一番，暗自揣测这个陌生人的身份及来历。

那个陌生人身形高瘦，年纪大概有四十岁上下。一顶旅行专用鸭舌帽戴在高高额头上，高鼻梁上架着副大眼镜，棕色的旅行夹克衫，口袋密布在上衣和裤子周围，每个口袋塞得很挤，形象很怪异，极其眩人的是，胸前吊挂着一个单筒大望远镜，少校以前看到过这种望远镜。

陌生人慈眉善眼，举止大方，行径端正。麦克那布斯并没有因为这个陌生人表面谦和就放松警惕。少校心里嘀咕：他是不是格里那凡的客人？可是爵士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呀？

“总管！总管！”陌生人的语言不是纯正地道的英语。舱里的奥比内先生应声即到，他看到这个陌生人时也吃惊不小，他也嘀咕：他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

陌生人解释道：“我整整安睡了三十多个小时，哦，现在我需要填饱肚子。这个要求应该不算过分吧，先生们？”

奥比内问道：“等等，先生，你住几号房？”

“嗯，我是6号房的乘客雅克·巴加内尔呀！”

孟格尔船长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甲板上，他是恰巧路过。雅克·巴加内尔见他身穿船长制服，立刻走上前伸手说：“嗨，你好，伯尔冬船长！”

“等等！先生，你搞错了，我不是伯尔冬。”

“啊？这难道不是去印度的苏格提亚号吗？”

“瞧，先生，你又搞错了，这是邓肯号，开往大西洋，远航！”孟格尔说。

这时，格里那凡爵士夫妇、玛丽·格兰特也走出船舱，来到甲板上。陌生人一见到气宇轩昂的格里那凡爵士，又述说起自己来了：“打扰了，先生。我是巴黎地理学会理事雅克·巴加内尔，也是柏林、孟买、达姆施塔特、莱比锡、伦敦、彼得堡、纽约、维也纳等地的地理学会会员，我还是东印度皇家地理科学会名誉会员。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我现在脚下所站着的这艘船是开往印度的苏格提亚号。但这位先生却说这艘船是驶向大西洋的邓肯号！”

关于雅克·巴加内尔的名声，格里那凡爵士早有耳闻，不能说是如雷贯耳，但用耳熟能详来形容却是一点都不过分。巴加内尔是地理学家，在地理学方面既是专家也是权威，同时，他也以在生活中粗心大意闻名。格里那凡爵士微笑着问道：“巴加内尔先生，如果方便的话，你不妨说说你是如何搭上这条船的？”

“好，非常愿意。我是从巴黎预订的船票，舱房是苏格提亚号6号房。当我搭火车赶往格拉斯哥港时已经是上午9点钟了。当时天很黑，我立刻乘马车赶到码头，马不停蹄地上了船。奇怪的是，我没有碰到船员。我没有细想那么多，立刻走到了6号舱，门是开着的，我在火车上折腾了将近四十个小时，我来不及多想，倒头便睡了。没想到一觉睡了三十多个小时。现在想想，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在身上口袋里翻出翻进，手忙脚乱一阵后，终于拿出船票，又瞧了瞧自己的手表，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嘿，巧得很，不多不少正好36个小时。没骗你们吧，苏格提亚号的船票，瞧瞧！”

事情很快就弄得一清二楚了。马虎大意的雅克·巴加内尔是在大家上教堂祈祷的时候，糊里糊涂地上了船。

“很抱歉，事情的结果不得不让你放弃去印度考察的计划。你本来搭乘的是苏格提亚号，可是你却摸黑错上了我们这艘开往智利的邓肯号。”

“喔，上帝！”巴加内尔连声叫苦，咚咚几声急步声响，他飞快奔下楼梯，跑回6号舱。他迫不及待地查看了自己的行李。很幸运，在搬放行李这一细节行为上他还没有粗心大意。他的行李都在舱里，一件不少。

巴加内尔心情非常沮丧，后悔之情溢于言表。他望邓肯号上悬挂的旗帜，脸上很难为情：“哦，哦，尊敬的格里那凡爵士，我想我们应该商量一下。就是，这艘豪华气派的游艇应该驶往东方的印度才是明智之举。观光世界风采，东方的印度比智利美丽多了。我们同往印度

那可真是幸运万分啊！我去印度肩负着考察当地地理的神圣使命啊！”

“对不起，巴加内尔先生。假如我们此行是旅行观光的话，随便到哪里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是去找几个遇海难后被遗弃在巴塔哥尼亚地区的人，并要安全地把他们带回英国……”格里那凡夫人情绪很激动地说。

雅克·巴加内尔仔仔细细地听完格里那凡夫妇对漂流瓶以及格兰特船长的讲述。最后，他听到海伦大义慷慨要远航救援落难的格兰特船长时，他格外激动，深情地说道：“高尚的海伦女士，我为你这种义举，这种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一切的赞美之辞尽在我激动不已的内心深处。那么在邓肯号抵达第一个靠岸停泊的地点之后，请让我上岸，换搭回欧洲的船再去印度，可不可以呢？”

“我们不反对你的这个决定。既然有一面之缘，不妨在我们这艘游艇上逗留几天，您意下如何？”格里那凡爵士举手投足尽显绅士风度地说。

巴加内尔听了爵士这一番话，心里稍感欣慰。上错了船，本来是件难堪的事情，巴加内尔非常感谢爵士寥寥数语便解其围。他拜读了格里那凡爵士递给他的那3份求救信。并对爵士一行人能够想方设法救落难的格兰特船长的行为表示赞赏。大家都很高兴，并为之大受鼓舞。

雅克·巴加内尔得知海伦的父亲是已逝著名的威廉·塔夫内尔时，他立显恭敬谦和神情。威廉·塔夫内尔生前经常与他有书信来往。两人虽未谋面，但却是神交已久，威廉·塔夫内尔在地理方面的学识让巴加内尔十分钦佩。巴加内尔和另外一位著名地理专家曾联名致信地理学会，郑重推荐威廉·塔夫内尔加入地理学会，成为巴黎地理学会会员。

豪华游艇邓肯号经过了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但他都没有下船的意思。大家猜想，巴加内尔大概是除了印度对其它地区皆不感兴趣，也有可能是，他从地图和地理书刊上对它们烂熟于胸了吧。

9月2日，邓肯号经夏至线，驶向佛得角群岛，这些时日都是一帆风顺。

邓肯号停泊在佛得角群岛普腊亚湾，这是航行南美大洲的最后一个停泊点。巴加内尔要转程去印度就非得下船不可了。

此时此刻，风雨笼罩住了普腊亚湾。孟格尔船长准备放小艇将整理好行李的巴加内尔送往普腊亚城。但此时此刻的巴加内尔非常不愿意离船上岸。尤其是他听格里那凡说，这样的天气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时候，很少有船来普腊亚，在普腊亚湾等待乘回欧洲的船，少说也要等上一年半载的。很显然，巴加内尔此时还不想形单影只地离开邓肯号。

格里那凡爵士看到雅克·巴加内尔犹豫的样子，就知道他也想加入到援救格兰特船长的

行动中。所以他直言不讳地询问巴加内尔是否愿意放弃到印度深入考察的计划，参加寻找格兰特船长的行动，与此同时，还可以考察沿途其他地方的地理位置。

“我早就想这么办了，但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既然格里那凡爵士盛情邀请，我当然愿意了。”巴加内尔喜上眉梢。

9月7日，邓肯号驶过了赤道，进入南半球，一如既往地，徐徐航行在大西洋上。

巴加内尔忘不了他的老本行，他的眼睛总离不开地图。他幸运地在船舱里翻出了几本旧西班牙文图书，他很乐意在漫长的航行中学习西班牙语。西班牙人当年横渡大西洋，征服了南美洲，大洲众多地区都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于是南美洲听得懂的外国语言是西班牙语，对英语、法语似乎是闻所未闻。巴加内尔还为罗伯尔讲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麦哲伦环球航行等探险家的轶事。巴加内尔给人的感觉已经很明显了，直言快语，激情乐观。

当邓肯号驶入著名的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时已是9月25日了。

格里那凡爵士要求孟格尔船长把邓肯号驶到南美洲科尔科瓦多湾。从地图上看，此处离南纬37度线很近了。邓肯号紧挨着奇洛埃岛和南美洲南部海岸一些零星小岛边缘航行。他们一丝不苟地沿岸寻找，不肯放过任何海上漂流物，甚至连垃圾也要捞起来查看，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邓肯号在智利和塔尔卡瓦诺港口停泊。格里那凡爵士和巴加内尔乘小艇上岸，急急忙忙赶往康塞普西翁城，直接奔往当地英国领事馆。最后的结果令大家都很失望，不要说英国领事，就连其他国家设在此处的领事馆，都没听说过有船只遭遇灾难的消息。紧接着，格里那凡爵士又私自掏腰包雇人到周围海岸探查亲访，如此尽心尽力地进行了一个礼拜，依然是一无所获。玛丽姐弟俩垂头丧气，全体船员的心情和玛丽姐弟的心情一样糟糕。

巴加内尔重新接过那3份求救信，他看得非常细心，一个字也不肯漏过。他一言不发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开口了：

“先前，你们的推测是印第安人（indian）之前的空白应是‘将受俘于’的意思，但我的观点却是‘已被俘于’更为恰当。也就是说，他们刚扔完瓶子就被野蛮凶猛的印第安人俘虏了。”

“我不这样认为。”格里那凡爵士说，“瓶子只能在船遇难时扔入海里，也就是说，信中说的经纬度肯定是指船只出事时格兰特船长等人上岸的地点。”

“可是我们在经纬37度附近查找了六天了，依然是一无所获。我想，应该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船长和水手遇难后一上岸就被印第安人抓住了。依格兰特船长的航海经验，他当时应该是急急忙忙将写着求救信的漂流瓶在南纬37度附近扔进流向大海的大河，渴望

瓶子能随河水漂入大海，侥幸被人捞起而获救。我想，格兰特船长也知道这种做法希望渺茫，但是，除了这个办法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雅克先生的推理很科学。”海伦赞赏地说道。

“过奖了，夫人，我坚信我们上岸一直沿着南纬 37 度线寻找，哪怕是走遍南美大洲到达南美大洲的另一侧大西洋沿岸，我们也一定会找到格兰特船长的！”巴加内尔立刻熟练地打开地图，指东划西，“瞧，内格罗河、科洛拉多河，这两条大河的许多支流都被南纬 37 度线横截。很显然，格兰特船长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瓶子顺河入海，漂泊游移。”

格里那凡爵士接过巴加内尔递给他的那 3 张模糊不清的纸，沉思了好久，才开口说道：“嗯，巴加内尔先生的推理的确很科学，就这样吧！让我们登岸寻找，作一次横穿智利、阿根廷的陆上探险吧！”

格里那凡爵士、麦克那布斯少校和巴加内尔是这次探险的主要参与者。罗伯尔得知父亲极有可能被印第安人抓住了，急躁忧虑地吵着要一起去寻找。大家都理解罗伯尔寻找父亲的心情。格里那凡爵士非常喜爱罗伯尔，在他的心目中，罗伯尔已经成了他的儿子。他同意了罗伯尔的请求。孟格尔身份特殊，工作艰巨，他必须身不离船地掌舵邓肯号，在阿根廷的哥连德角和圣地安托尼角间巡航，等候与陆上探险队会合；他同时还肩负照顾海伦夫人、玛丽小姐的重任。探险队中有 3 名成员是邓肯号船员：大副奥斯丁、水手穆拉第和威尔逊。他们非常幸运，在经过千筛万选后，有幸参加陆上探险队。

身陷地震中

10 月 14 日，陆上探险队搭小艇上岸，船上的海伦一千人挥手向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告别。

格里那凡爵士雇了一名在南美生活了 20 余年的英国人作向导，还租了 10 匹阿根廷骡子以及两个阿根廷当地的骡夫。探险工作全部准备就绪，交通工具，驮行李和几捆布匹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格里那凡准备将布匹赠送给土人酋长交谊用的。在陌生而艰险的南美大陆碰到当地土著人，最好的捷径就是结交他们，便于得到帮助。探险人员各自都身配武器，带齐弹药。这些在探险旅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最先在沿海地区扩大寻找范围，但是一无所获，他们不得不转移寻找探查的视线，

开始在内陆沿着南纬经度往东径直寻找过去。

南美草原风光无限，越靠近内陆人烟越为稀少。探险队渡过拉克河和杜巴尔河后，前方已经出现了安第斯大山脉的险峻峻峰。

巴加内尔一路忙得不亦乐乎，他边行边观察随身携带的南美地图，他对路过之地考察得格外仔细，一一对照书上所载文字记录。对于同伴们提出的各种疑问，他回答得非常出色，走在前面的向导也不时用钦佩的眼神回头看看巴加内尔。空闲之余，巴加内尔便独自一人学习西班牙语。

几天过后，探险队已经深入了安第斯山脉，他们不走向导熟悉的两条穿山小路，而是选择另外一条狭窄的安杜谷小道艰难地跋涉。要知道，只有安杜谷小道才真正位于南纬 37 度线上。

山道曲折，小路坎坷，险谷幽深，山峰险岩重重叠叠，有几座峭崖已是摇摇欲坠。这一带是地震、火山爆发的多发地区。山高路险，但格里那凡等人却是丝毫不畏惧。向导对这条狭径窄道十分厌恶。要知道，这些地方的自然标志如一株树、一堆石头、一方山谷，都极有可能在某次地震中改变形态或者隐没。失去这些自然标志，向导根本就无法带路。这时，向导已经技穷才微，再也辨认不出上次来的路径了，骡子也累得气喘吁吁。

这些情形格里那凡爵士瞧得非常清楚，大家都心知肚明。于是，格里那凡转身和巴加内尔交换了一下意见，立刻便和向导、骡夫结帐了事。探险队员再无他念，只管一心一意穿山越岭，一路艰行。

前方道路坎坷不平，身体极棒的穆拉第和威尔逊两位水手扶弱携幼，众人极为感激。尤其是罗伯尔，他年幼身小，在他们两位水手屡施援手的情况下，才勉强赶上大家。

路越来越陡，山越来越险，高处不胜寒，草木略显枯稀，但大家依然能够见到高原的珍稀动物骡马、羊驼。眼看山顶渐近，视野之中冰壁耸立，寒气慑人，高空缺氧，呼吸困难，每走一步极费劲力，稍有疏忽，都有可能摔倒滑落，此处山高险阻，常年冰川不融，大雪不化。

夕阳西下，傍晚来临。格里那凡爵士愁眉苦脸观察周围何处能更好宿夜之时，麦克那布斯少校突然手指前方，惊呼：“前面好像有一座土屋！”

格里那凡爵士转头回望，但见前方凸突之处有一个冰雪堆，形如小屋，状似偏房。

那座小屋是印第安人用土坯——一种粘土制成的，日晒后变硬吸热，十分坚固。格里那凡一行人大步跨进小屋之中，但见小屋甚为简陋，房虽小，但七人住宿一夜还是能勉强度过。僻角处还存放一个可供取暖的炉灶，大家不由齐声欢呼。

格里那凡和威尔逊大步跨出小屋，巴加内尔尾随其后。三人走到洞外干燥的地方寻找干枯的苔藓毛草，雪峰冰巔没有木炭取火之物。不一会儿，倒也幸运地捞起了一堆毛草。格里那凡想到漫漫长夜，没有温火暖身实在是过不了这一宿，他带着水手威尔逊不停地寻找毛草。巴加内尔踮足长望，但见安第斯山脉连绵千里，纵横天地之间，蜿蜒多奇。看那安杜谷火山，喷口长烟，轻摇直上，却是另一番风光。

三人怀抱珍稀易燃干枯毛草苔藓奔回小屋，嚓嚓嚓用火石敲打了好一会儿，在雪山之巔终于燃起了颤颤微火，大家伸手出脚尽力接近火堆取暖，口中吃着的干粮算是晚餐了。

这时，突闻尖锐野兽吼声不断，啸声不绝，各自心头不禁一惊。不由暗想，这千丈万仞山巔，怎么会有野兽出没呢？此时，吼声越来越响，啸声越趋越近，稍一细听，便可听见野兽杂乱的奔跑声，直奔小屋而来。大家心头一震，纷纷抢先出屋，麦克那布斯随手持枪而出。

黑暗中，模糊不清的兽群狂冲而来，在离他们不到一英尺的地方一冲而过。格里那凡他们根本看不清是什么动物。众人本能地趴在地上，惟有巴加内尔临危不惧，倒趋步靠近，巴加内尔正要细眼观望，突见一物窜起将他立马摔倒在地，半晌不作声，情急之中，他双手紧紧抱住了头部。麦克那布斯一声不吭，横枪在臂，砰的一声，朝兽群开了一枪，依稀望见有个黑影猝然而倒。片刻之间，兽群飞奔山崖下不见了踪影。

麦克那布斯走上前去看到雪地上躺着一只死兽。

众人一边夸奖少校神枪无敌，一边赞扬猎物皮嫩。众人拽拉那死兽进屋里，借炉中火光一看，巴加内尔首先拍掌大笑道：“妙啊！妙啊！这样夜深气冷之时有烤驼肉吃，倒也不失风雅。这可是只健壮的南美驼马啊！”

巴加内尔一边烤驼肉一边流口水，在火堆上折腾翻滚几下，张嘴就向那烤驼肉咬去，忍不住怪叫一声“啊呀！”竟不敢再咬下去。众人问他：“怎么啦？”

他不好意思地说：“可能是这头南美驼马长途跋涉，体内养分已消失殆尽了，才会这样难吃。”众人听后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众人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这些雄壮的南美驼马为什么不顾疲劳飞身奔跑？大家，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伴随着一日劳顿恍恍入睡。格里那凡爵士也恍恍入睡。刚睡不久，隐隐约约听到一阵轰轰声由远及近，好像是雷声。他立刻惊醒，一跃而起，刚一站定，立刻就感到地面在摇晃、颤抖。紧接着又是一个猛烈的大震动，小屋顿时摇摇欲坠。格里那凡大声喊道：“大家快起来！发生地震了！”他这一声似迅雷响过，大家手忙脚乱地抓起自己的行李，蜂拥出屋，刚一出屋，哗啦一声巨响小屋倒塌了。

突逢地震，大伙儿茫然小屋倒塌了站在山顶，极目眺望，但见周遭乱石蹦撞，冰川崩溅，